

第四段 花朝節郊外尋春 賞酒亭溪邊遇柳

梅如玉自臞翁游西冷去後，與松風、竹筠二子往來愈密。坐談時，詩書供其採摭，風月助其吟詠。一日，如玉獨坐索笑齋，松風排闥而入，大呼曰：「雪香真如世外佳人，不輕向人間挪步，我松翠濤今日特來索笑也！」雪香曰：「翠濤今日來何早也？」松曰：「聽得春來春去一半，我為春光惜，故特早來欲與你共惜之。」雪香曰：「今日花朝，我到忘記了，翠濤你真真是有心的人。我家沁香園杏花正開，可呼酒以賞之。」松曰：「無庸小小沁香園怎容得許多春色，必須攜酒作郊外遊，方消受得數十里的風光。」雪香曰：「如此說，當約嶰谷偕往。」松曰：「更佳。」遂命鶴奴持簡招竹筠，其略云：

一年春色，都附花朝。我輩偶爾混跡紅塵，何礙英雄本色。邇際天朗氣清，遊人濟濟，陌上帽影鞭絲，繹絡不絕。若獨株守空山，怎不教人冷齒？特此專紮，邀閣下作郊外遊。幸無阻興，令東皇笑我輩寡情也。

竹筠見紮即至，謂二生曰：「我方欲到翠濤家，將出門遇鶴奴持簡至，不然幾乎空走一回」。雪香曰：「嶰谷你好痴，你若到翠濤家定非空走。」竹曰：「翠濤到這裏來了，我去如何不是空走？」雪香曰：「有嫂夫人在哩！」竹大笑；松亦笑曰：「不意雪香為人恬淡，亦能作風流蘊藉語。」竹曰：「要走就走，不必閑話。」松曰：「我有一事與雪香商。」雪香曰：「何事？」松曰：「家中可有酒否？」雪香曰：「有。」竹曰：「翠濤真是酒鬼，這裏又非你家，到老實得狠哩！」松笑曰：「昔人欲飲酒，當謀諸婦。若是在我家，我必與婦謀。今在雪香家，故不得不與雪香謀也！」雪香曰：「翠濤利嘴，報復好快。」竹曰：「再說一會，今天過了。」

雪香遂命鶴奴攜酒同游郊上，則見：

幾樹棠梨，半灣楊柳。趁薄暖而粉蝶翩翩，買輕寒而遊絲裊裊。香合繡野，狂蜂合花影齊飛，草滿平蕪，翡翠共湖光一色。黃鶯乍轉，巧弄金梭；紫燕初睇，頻拋玉剪。簾隱杏花之市，前村沽酒人家；簫吹桃葉之溪，到處賣揚風景。遍千山兮萬山，迷十里兮五里，哪管紅塵拂面，帽影鞭絲；都從紫陌尋春，衫輕袖窄。鴨頭水暖，綠波蕩漾片踩來，雁齒橋橫，碧樹參差驕馬過。時見芸窗才士，幕結青油；更教綺閣名姝，錢分白打。紅裙翠袖，行將小婢當頭；霧鬢雲鬟，笑向鄰媛低語。朵朵蓮花，步緩輕盈，一半情人扶，雙雙柳葉眉舒，羞澀幾分防客看。真個風景宜人，益信陽春召我。

三人一路玩賞不盡，行過溪橋，有一小亭，前臨綠水，後枕溪山，中列石桌、石几，四面石欄旁豎小碑。三人撫碑讀之，乃是趙師雄遇美人處，後因慕想不置，遂建亭焉，題曰「賞酒亭」。雖在繁華場中，到也十分幽靜。雪香命鶴奴將攜來酒餚排上，三人小飲其中。竹曰：「有酒無詩，未能遣興，盍將賞酒亭為題，作詩紀之。」松曰：「嶰谷所說甚佳。登高作賦，臨流賦詩，是我輩本等事。雪香你帶有紙筆否？」雪香曰：「有。」松曰：「快取來，各作一首。」鶴奴將紙筆呈上。三人吮筆起草，雪香先成，以示松、竹：

仙子行蹤等翠萍，臨溪千載剩空亭。

早知奇遇都成夢，悔不相逢總莫醒。

松笑曰：「雪香欲夢不醒耶？處世若大夢，問是誰個醒來？」竹曰：「翠濤，你詩還不做，祇顧聞談。」松曰：「你做起了？」竹曰：「已做起，你看看。」

淺淡妝成百媚嬌，相逢自覺黯魂銷。

美人到底無情甚，祇伴檀郎醉一宵。

松曰：「嶰谷你說無情，這樣無情的你遇著幾個？我的詩尚未做，就你的意思翻作一首罷。」

酒家相伴話平生，不是無情是有情。

今日空亭留一醉，當筵那有佩環聲。

竹指雪香曰：「雖無佩環聲，卻有個美人在此。」雪香曰：「這個美人與嫂夫人交好。」松笑曰：「酸子也不酸了。」竹曰：「想是醋喫完了。」三人失笑。松曰：「酒來！」鶴奴換壺上，復滿酌，各飲數巡。

忽一人著翠袍，緩步溪頭。竹與相識，呼曰：「柳曲江哪裏去？」且說此人姓柳名衙字曲江，節操雖不及竹，卻也風流自賞淡雅宜人，好著白衣，隨風飄蕩，故竹與之為友。時聞竹呼，遂走至亭前，松、梅亦離座相迎。竹謂梅、松曰：「此柳曲江也，住長堤，去此地不遠。」松、梅齊聲曰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竹又指松、梅謂柳曰：「這位構翠濤，這位梅雪香。」柳曰：「嶰谷嘗道及二位品望，不勝景慕，今得瞻韓何幸如之。」松曰：「曲江不嫌杯殘炙冷可入席坐坐。」雪香欲讓杯於柳。柳曰：「我與嶰谷共杯。」松笑曰：「合盞杯不過如此，竹娘今日嫁柳君矣。」竹曰：「翠濤總好謔與曲江初相識，何便乃爾。」柳曰：「善戲謔兮，不為虐兮。」雪香曰：「曲江便宜了你。」松、柳大笑，遂相為獻酬。柳見三人詩句讚曰：「載酒吟詩真真是文人快事。」雪香曰：「曲江也作一首。」柳曰：「學淺才疏，況且崔題在上，續貂似可不必。」竹曰：「已屬相知何必推卻？」柳笑曰：「如此，則班門弄斧矣！」松曰：「你非木匠這裏也沒公輸，請速作。」柳乃作一首云：

一醉酒家天欲明，醒看月落共參橫。

建亭空紀相思夢，那似當時不遇卿。

松曰：「詩筆清新，真是嶰谷友矣！」柳曰：「過譽，過譽。」雪香復呼：「酒來。」鶴奴曰：「冷了。」雪香曰：「尋些枯草再熱一熱。」鶴奴曰：「熱過數次，枯草都尋盡了。」松曰：「令人興阻。」柳曰：「此處去寒舍不遠，可同到寒舍再暢飲一回。」松曰：「雪香你我怎好叨擾曲江，但我輩不必作此俗態，好同去也。」雪香命鶴奴收拾杯盤，攜了回家，已與松、竹向柳家而去。

